紅樓夢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

時爲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
空尋他小姨子們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
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
上祭之日亦扎挣過来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
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
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来只見院中
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凉也
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
連忙上前来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
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

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嘈嘈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裏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裏抓子兒贏瓜子兒呢都是芳官輸與晴

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將懷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

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

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稟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氷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

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麽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甚麽來自已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棹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

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薰薰不成究竟
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
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閑
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
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
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
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
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
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
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

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麽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沒什麽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

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幫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躰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爲何又傷心

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句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已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急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

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麽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著起來閒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麽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麽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

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已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

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劒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尾硃明珠一例抛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劒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聽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

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

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凉

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

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著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問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賓天

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道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

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睄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面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

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半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

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麽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

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麽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麽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著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

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欲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彀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著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

令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

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著一條拴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

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
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回頭時仍撂
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
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鬟自後面走來
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
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
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
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
後叙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
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

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

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

又吩附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

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
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
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
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
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
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
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
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
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
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

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妝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對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妝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

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廚子多渾蟲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蟲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

皇糧庄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

分得意擾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巳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巳積年所有的體巳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

姐兒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
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願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
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
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
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歡
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
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
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
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臉的笑容一面吃茶
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

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着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

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曾造次了致討沒趣況且尤老娘在傍邊陪着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厮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竪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已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一聽他

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𣎴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丫鬟小厮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厮們打牙撂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偺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熈

見有了一匹馬細睄一睄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個地方兒挺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偺們這裡有的是炕爲什麽不大家挺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踙蹄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盃

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
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
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咱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
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
睡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
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
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
璉摟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整齊如今我看來給
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倒底是不
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淚說道

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

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滿面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咱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為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

我也敬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跕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僧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拼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僧

們就喝說着自已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已先喝了半盞摟過
賈璉來就灌說我倒不曾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
吃咱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
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塲中要慣的不想今
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搭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
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偺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
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
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
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
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

鬆的挽個鬙兒身上只穿着大紅袄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緑褌紅鞋鮮艶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直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鬭口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已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已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

嬛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厮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厮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乾瞅着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様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别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

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已却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汚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着難勸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

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和順却較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

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偺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偺們明日先勸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已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

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偺們娘兒們微息都安着不知什麽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若凴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凴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竪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疑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爲必然是寶玉了

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衆人聽了都咤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的回奶奶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跐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

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都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爲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

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已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得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

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
也少提心弔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
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
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
這個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
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
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脚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
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這張嘴還說不過他
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
禮待他他敢怎麼樣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

奶便用着他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巳尋來的你逼着我我原不愿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這個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

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娘姑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爲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

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　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

瘋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淸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咱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

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偺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偺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

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悞事賈璉道

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已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常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

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囘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麽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厮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麽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

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卻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

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談叙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刦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

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提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旣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旣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旣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

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劒乃弟家中傳代之寳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劒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丁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

却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温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劒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劒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丢過

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都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

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爲人湘蓮道旣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已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劒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旣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旣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旣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

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凈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凈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找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

無言可以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願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麽話來把自已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已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

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没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眞眞可敬是我没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

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洒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瘸腿

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終